

柳州府志卷之三十二

藝文

記

柳州新修文宣王廟碑記

唐 柳宗元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夸椎髻卉裳攻刦鬪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一

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室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泊於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郡吏卜日之吉虔告於王靈曰昔者夫子常欲居九夸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於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

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  
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於前苟神之在曷  
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  
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柳州東亭記

柳宗元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  
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  
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為囿虵得以為藪人莫能居  
至是始命披拂蠲䟽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易  
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  
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嶠集作濶嚶灣當邑居之劇  
而忘乎人間斯亦竒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  
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之以為朝室又北闢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之以為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為陽室作斯亭於  
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至以朝居之中室  
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  
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書室  
以告後之人庶無壞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柳宗元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滙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竒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四

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  
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大流石成形如肺  
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  
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  
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  
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  
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  
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  
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櫟多櫛多篔簹之竹多橐

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糝糝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峩山在野中無麓峩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柳州復大雲寺記

柳宗元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徇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治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六

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於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達達橫術北屬之江告於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夸之宜也凡上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治事

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  
復就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七

羅池廟碑記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夸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歡趨之無有後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涉一作有新船池園潔修猪牛鴨雞肥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八

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立名木柳民既皆喜悅嘗與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



國諱丙  
故曰景

廟成大祀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  
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  
師請書其事於石予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  
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為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  
遺柳民碑歌以祀焉其辭曰荔子丹兮蕉黃雜肴  
蔬兮進侯之堂侯之船兮兩旗渡中流兮風汨之  
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駒兮入廟慰我民  
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  
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九

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願  
侯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  
無乾稭稌克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迨其  
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修天寧寺路碑記

宋 邱 允

唐柳子厚記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惟仙奕為尤  
詳曰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  
宇下有石如肺肝茄房人禽器物者甚衆又曰北  
出其上有石枰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  
云今其西則天寧寺枕其麓寺之背崑石巉絕莫  
可攀援烏在其可上也豈歲久湍駛而陵谷非昔  
者耶余至治久之每欲陟焉以跡其實而未暇蓋  
亦病其路之莫通也主僧昕師可人逆余意鑿石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十

填罅芟除榛莽循山詰曲凡八九折以通道乎其  
上以步計之一百九十有五其廣尋又於其中間  
作小亭以憩焉因以命之由是每歲方春卉木葱  
蒨景候容與則都人士女咸樂以道其巔縱覽倘  
徉熙熙焉各適其適環觀子厚遺跡歷然在目想  
見其人猶疇昔焉吁足嘉也故書之石壁以識其  
歲月云

三相亭碑記

趙師邈

龍城自有唐名賢出鎮維今數百年紹興初三丞相暫駐於水南僧寺閒居暇日相與遊訪林石佳處因觀巖石屏立上有空洞數處遂創茅亭二所曰駕鶴書院曰三相亭時攜節挈榼觀書論詩欸洽終日不倦因此遂成勝跡題曰小桃源歲月既深二亭名存耳况其所乃熊氏之地自時厥後來守此邦者各以郡計窘迫無暇尋訪名賢古跡予到官十月因城池修葺了畢訪水南報恩寺觀初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十一

寮

初寮王安中字也

小摩崖石刻得僧談及小桃源名跡

遂訪尋焉見其籐蘿交結彌蔓芟薙之始見石刻乃偕教官二幕及檢廳觀之相與商訂欲仍舊貫作茆亭無支費公帑僉曰宜之遂仍初制亭成招同列為欸甚得山水佳趣自此公餘暇日時一至也時嘉泰癸亥仲春日題

重修高巖門記

張森述

崇福寺西有山曰高巖居僧相繼焚修廢興不一其巖有三中口廚巖東有石巷通出上巖佛像堂路隘且暗晝行秉燭西有石門瞰近下巖洞口險峭人莫能登寺僧文珩以己資命匠䟽鑿易隘為廣光瑩四徹奧室一新石甃廚門列成階級三巖貫通上下無阻跡其經始由珩然也住巖僧善能亦命工緣山麓而上層甃鱗級通於洞口厥功既就宜可書時熙寧四年辛亥三月十五日記

融州平獠記

元 盧 讓

泰定乙丑秋僕假守融州倉皇下車爍曠是懼慮融在萬山間民受獠害顧峭壁窮巢茲為重地因甲子冬寇貴州乙丑春寇柳城夏踰潯寇平南寇藤之赤水頃之寇鬱林盜開府庫剽掠元寶罪在不赦天顏震怒廷臣僉俞特命資善大天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乞住公佩印分省平蠻統御各司褒寵有秩凡馬步軍二萬人屬之公以為西廣路府州治一十有六而靜江柳慶賓融獠寇為甚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十三

合謀定計審勢分征供給有需轉運無乏公命元帥萬奴正奉往靜江之西山親王幹兒朶罕董之元帥曳刺正奉往慶遠兵部尚書李大成萬戶鄭昂霄董之副帥張昭毅往賓中書舍人買驢董之若柳重險之要衝而融郡獠之淵藪公獨先之柳而期諸將皆後會於融將為百道並攻之勢以伸三軍奏凱之威長驅而前席捲餘孽直抵大塘楓木林絞崗等團奏俘奏馘焚蕩殆盡不踰月柳寇悉平諸帥未奏功而公獨先期以泰定丙寅正月

十一日至融乘勝克敵十六日抵長安黃石周村督戰甚急敗獲者墨江等凡六團欽承溫詔嘉與維新公曰噫嘻好生之德洽於海隅余敢不對揚聖天子之休命乃撫山川之形勢按義兵之丁歟命萬戶哈刺不花抵鵝頸嶺武陽扶竹團宣上德意當雷霆霹靂之餘而沐雨露沾濡之澤莫不納甲兵降帳下萬死無懷異志乃示威福遣以安居王師凱旋撫循之道責在司牧明張公榜諭以休息喜融之寇革面革心凡大搔等來降者二十八

團有與民交易之樂融民得免征役之勞皆公力也僕衰老之蹤力疾供役轉輸給餉幸免於罪而斯民耆耄咸請勒石以記公功僕慨爾嘆曰惟公金貂元勲碩德良輔忠顯於國孝型於家府君八十餘以山東宣慰致政公則抗章乞歸欲供子職浮雲軒冕孝道盡矣加以愛君憂國所至有聲沐雨櫛風身先士卒故曩歲克叛寇於江西今則奏平獠於嶺右忠職至矣哀歸薇省爵秩是崇猶未足以報公之忠孝八荒一霖豈獨玉融之幸哉僕

昔侍公而知公之德敢因民思而勒之石焉若夫承流宣化老守之責勉焉趣事用不敢辭維時分省椽吏趙忠索正贊畫居多知印荅失海牙宣使烏兒李肅顏必孛羅馳驅王事咸有功焉融州達魯花赤山童州判馬瑛隨軍帳下同知張按攤不花供給軍需各宣力以抵於平故為之頌頌曰於戲皇元君明臣賢混一無前禮度有文法制有型萬邦來臣維茲嶺南地險俗頑叢生百蠻瞻天之高勢若可逃雨嘯風號疾呼其徒如鼉如鼉以速

天誅王人遠臨相臣專征帥將協心長披餘鋒笑剪渠兇後及玉融赫然雷霆熙然陽春仰瞻德音蕞爾遺黎再造於茲萬死無為凡此武功左相式隆克孝克忠融山之巔民頌石焉期萬斯年

重修柳州府儒學碑記

明 王啟元

嘗觀豪傑之生有功於世道也人皆以為地靈使然余獨歸其權於天何也柳之山川甲天下蓋天地開闢而已然矣河東柳子厚以唐之文臣來為吾柳刺史則天所以開吾柳也至我朝嘉靖間兩廣制臺張襄惠以大征五都至始築三關外城建鎮粵樓於府城之北郡伯江公實董成焉自是登樓瞻望山川之秀羅列於前應接不暇而天下奇觀若聚而供吾之目賞則天所以培吾柳也曾未

數年徐司空以文學名余司馬以清節著張司寇以忠諫顯皆府庠也書之國史傳之海內天下仰之如景星慶雲則天所以彰吾柳也茲崇禎戊辰我邦伯江右胡公由南秋官郎擢守吾柳謁廟既竣隨召諸生面諭之曰柳之山川則信稱雙美矣府庠之三大老亦既應運而生矣吾意殆不止此試思以瓊山之為海外也而邱文莊蜚東壁之聲以交趾之炎方也而姜公輔樹南冠之幟此猶遠言之也而西粵之先以宏才翼世廟不有蔣文定



乎以雅望佐穆宗不有呂文簡乎權之在天原不以地限人此其左券矣夫豪傑所為上有功社稷下有功生民人臣以人事君莫大於此吾藉手諸生以效事君之萬一矣先是本庠二師全君廖君與諸生議鎮粵於學少遠然且迅發於三大老倘於學後建尊經閣則主山特盛宜有進於前如公所期許者至是以為請公曰成大功者必以其漸吾將以明倫諸廡為建閣之端矣且首重大倫文以經術尤教序也命匠鳩工亟舉其事本道陳公

本縣張公咸喜捐金為助而以巡檢湯玉瑚督修雖經閣有待而堂廡落成規模宏遠矣則天所以新吾柳也因念豪傑之士古稱無待而興矧一府庠也子厚開之襄惠培之三大老彰之已若臣鵠之高懸者然乃我郡伯胡公復從而鼎新焉中興之功與開創等且宜進於前有二師之言在又若聖鐸之深警者然豈非天所以眷吾柳者哉諸生勉之其無負公之期許可矣敬述始末記之於石俾知建閣蓋徼以大吾柳願公功以時續庶有以

慰諸生之厚望云胡公諱世儁江右南昌人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十八

重修馬平縣儒學碑記

黎澄

柳州在粵西為聲名文物之盛郡而馬平為柳屬邑今縉紳之士列於中外者班班輩皆馬平之產他邑不得頡頏焉馬平舊有學宮創自洪武四年縣丞唐叔達建於城外羅池街東即今世焉相沿修葺自嘉靖三十一年知府顧霑推官徐伯相所修又十餘年而圯壞乃今侍御谷南高公以四十年四月持節來按是郡一旦謁先聖視馬平學四顧殿廡之間頽然荒蕪不治乃嘆曰馬平為名邑

而學若是其不稱也其如造士何哉此有司者之過也乃謀於柳州府同知任宇馬平縣知縣張集協僉謀之同集功力之費裁因革之宜凡既審矣於是出青贖歛群材卜日而舉焉前為櫺星門東西為兩廡中為聖殿後為明倫堂為兩齋為啟聖公祠為教官廨宇為庖湔所秩然翼然易歌為正撤舊為新工始於秋八月而告成於季秋之三日士大夫慶學宮之成而百姓無勞役之苦事竣府倅以聞巡院且乞言勒諸石以垂後來侍御公以

澄忝董學政矚言於不才顧茲盛美非鄙劣之所紀然分不獲辭竊惟國家之治亂係人材之盛衰而人材之盛衰又視學校之興廢所關非細故也柳州府本百粵之地爰自秦漢始入版籍民知有冠裳之制然猶不知學也自唐柳子厚出守是邦一振文教翕然嚮風駸駸然有詩書禮樂之澤大中祥符之間青衿之士比肩相摩人文之盛與中州埒蓋振興鼓舞之機實由乎人也我明垂興二百年列聖相承仁漸義摩無思不服真所謂車書

萬里也況今聖人在位有純一不已之德有綱紀四方之化而所以宣天子之德教布之荒服之地則侍御之職故茲侍御公攬轡之餘百度具舉惟貞惟肅而於學宮尤加意焉使馬平十餘年未舉之典一旦煥然炳然聖靈攸妥士民改觀使士得游息於斯觀法於斯修習於斯於以講明周公孔子之道而體之於身刑之於家用之於天子之庭他日大而亮采細而惠疇皆由此出則於世道豈曰小補之哉又竊聞之古有軍旅之事其出也受

成於學及其返也而以釋奠告所以示禮義也馬  
平雖為文明之邑然狼谿蠻洞盤錯四境蓋未嘗  
一日而忘武事也昔魯人修泮宮而淮徐服今茲  
之舉固侍御公培植人材之計實寓修文德以來  
遠人之機誠為國家深遠之慮未可以淺近窺者  
敬掇而序之侍御公江西金谿人諱應芳

新開泮池記

王法

明興右文敷治學校之設遍天下凡學宮首列先師廟更於櫺星門外鑿泮地以止其水夫豈泛然為美觀哉聖人心如止水即此可以觀道也融自建學以來規模宏麗獨泮池缺而未舉因循二百餘年官茲土者豈盡乏賢率似所務非所重抑事關人心道脉必待其人而後舉也今上御極三千有六年鄉進士興業唐公鳴隆署邑祭酒事至則四顧嘆曰學缺泮池非制輒欲圖補其缺未幾以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二十二

計偕北行辛亥歸談經暇日慨然議開適永嘉黃公閣甫下車聞之甚踴其舉學訓四會歐陽公綱三尹嘉善顧公來聘四尹夾竹彭公仕任咸各捐助有差遂命工鑿土甃磚架梁經始於蕤賓月浹旬而告成於是半規之水碧宕鑑開殿廡樓臺倒影而蘸參天古木掩映波光恍如鯤遊龍躍園橋觀聽者無不欣欣色喜乃命多士請記於子予謂是舉也典制脩前所未脩氣運開後所欲開其盛固矣第士受一經而獲遊聖人之門曰遊泮顧泮

池以水得名予請以水而畢其說夫流水之為物  
聖賢揭以教人不啻詳矣乃若萬化之源悉從心  
起此豈輕浮決裂者所能識其體耶源頭活水恒  
於靜中見之靜由於定定由於止故曰有止水於  
此可以鑑毫毛及行潦撓焉即方圓莫能辯斯非  
止水之說與以是知水一也而流與止分心一也  
而靜與擾分多士睹泮池無徒於水鑑當於止鑑  
器欲其沉以深識欲其湛以徹學不必元期於虛  
白文不必怪期於典雅行不必異期於時中寧靜

涵而淵渟毋橫溢而四出見理分明各當其則而  
止彼以洸洋澎湃誇巨觀者何為哉夫止其所止  
自立志始孔子他日觀水其取以詔二三子者稱  
似德似義似道似勇似法似正似察而大旨歸於  
必東似志則爾多士今日志貴先定定於必止無  
使行潦得而撓之靜固止也動亦止也至靜之動  
動而不窮近取以潤身遠取以澤世皆此物此志  
也如曰士之遊泮遂疑非池中物不知淺拾浮唾  
以倖進深且飾詭譎以驚愚甚且決大防潰正術

以奔濁流而求利達雖一旦得雲雨亦猶水之洗  
洋澎湃不俟終朝竭矣國家於若人奚賴焉予故  
因多士之請漫摭其說以記之



仙巖記

桑悅

離玉融城西南三四里有洞洞有小江並造三石橋俗云人神鬼行之可笑洞門高三十餘丈猿獠不能上昔道士杜應然置鐵環崑頂燃燈光照三十里今環尚存進洞高明軒豁石崖蒼然與雲氣相接從旁穿窈窕而入有小洞曰應化頗淺狹外為壇三層置三清諸真像稍曲折而進有結乳長二丈餘遠望儼如老子晏坐其間鬚眉浩然諸色獻竒旌幢擁列獅子居前烏猿居左青牛卧於溪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二十五

旁直前丹竈半破履跡如新水從安靈潭界崑而下漱石作潺潺聲如誦五千言者相傳老子曾投丹其中飲者恒得高年故云壽溪用火炬直入寬廣如堂殿復從一石奧穿出縫隙下視洞見淡流曰水月洞天履小石隄過溪而南崖邊有白石停立如鶴又有一四平小石門嵌石壁中名兵書峽門已缺一角少西攀峭崿而上一穴通天恒置竹梯其中上為羊角寨群夸不靖居民則從梯而下避兵巖中其芝田丹井連絡布列循溪西行復從

南斜入沙磧積乳成屋戶牖玲瓏化工結構竒功  
入神又下溪澗而望巖之盡處明露一竅乃一小  
舟從竅而出俱巨石蔽口其前涉流而北面西復  
得一洞垂乳如纓細流一灣從洞前過至此如入  
老君之室即李維德所謂千萬年人跡罕至者初  
洞以老君名又名靈嵒宋祥符中改今名張孝祥  
曾評是巖為天下第一仁宗賜御書百軸石像後  
建閣寶藏屢經兵火琅函與閣俱付烏有數百年  
故物惟洞門左三角拳石上嘉定間守融州鮑粹

然建亭其上如魯靈光之獨存屢歆斜復正疑有  
神護舊插木板於嵒為橋以渡今版將腐人無敢  
過名亭從嵒名長沙易被為之賦碑藏嵒中如新  
刻洞凡數處惟應化有匾其他名天葩名乳花名  
和光名寒烟名玉葩名寶構名碧堂名清奧竒石  
異狀更有名山梯者名仙衣者名玲瓏者名金星  
者名蛇倉者名蓮花者名北山轉斗呂仙隱形者  
名鍾離觀泉尹喜現相者各洞分支如仙室仙徑  
飛星壇釣臺棋臺雲臺放生池羅漢壁又不可悉

數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此之謂與崑中碑刻甚多非數日不能盡觀畧可記者元祐黨籍碑韓魏公像及魏公所書老杜畫鶻行端楷森嚴可敬可愛蘓黃字則散漫其中崑前後俱村有警恃此洞為長城不知沒後一洞以舟而入者尤為險固水涸時亦可活數十命垂白之老莫知其處

按是作竒奧繁嚴確類柳柳州西山諸記但邑志所錄草本前幅中有一二語甚不可解行查

後乃知石刻原有舛誤後幅連用或名十八個疊調太多又除前確然定名外句雜入不倫畧加刪節便成完構先民可作諒亦以為然也

開遂巖記

桑悅

宏治甲寅正月予築城於玉融揮使苗侯廷珍邀予同按行郭外郡夸部落以宣朝廷威德出城而西馬步雜沓旗旄鮮明笳鼓聲競猺獠頭目來謁者絡繹悉慰勞而遣之及歸侯曰聞此地有彈子崑其勝不減老人者盍一遊乎遂與予竝馬從馬腸崙口而進盲行將二里忽見一山橫亘儼如臆對侯乃駐馬仍陳師守隘以戒不虞鐵銃一聲雷霆震驚連山答響移時乃止衆扶予下馬相翼履

峭崿而上數十步進口稍狹內甚高明寬敞穿穴始用火炬直入愈深莫知所極玲瓏透漏戶牖相連左竅別有石室規制如殿上擁華蓋蓋上為閣壯麗莫比是處石乳融結玉柱柱頂多繚以慶雲如天樞如承露金莖狀其他如塔如爐如瓶如桌如幡幢如屏障如猊鬼威神如天祿辟邪者凌亂奪目不可正視造化結構之精天孫投其機杼公輸弛其繩墨荆關董米喪其丹青亦信竒矣哉予見通都大邑多乏山林之勝好事遊賞者肩摩踵

接頑石荒阜得以被綺羅而聽絲竹有崑如此而  
乃置之窮荒之域虎狼之與居猺獞之與隣蒿萊  
荆棘為之克塞蒙蔽夫乃宰造物者亦疾其盡奪  
乾坤之秀而投之非其地耶觀化工可以推世故  
鑒物象可以驗人事非偶然也崑產圓石子故以  
彈子名在宋元豐間權融州軍事錢師孟易名德  
予愜茲崑甘埋幽僻深藏不市且其量之宏足以  
容民而蓄衆又改今名崑之久閱理宜大顯嗚呼  
天之所以處崑與崑之所以自處是必有待者矣

朱子云千載而下不患知我者之無人此之謂歟  
開是崑後士女遠近遊觀者日以千計盃盤相接  
茅塞成蹊不知為邊州落寞之地凡物通塞有數  
理或然也

復懷遠縣治碑記

余立

按職方氏懷遠古夜郎之域也崇山外連二江中貫谿崗盤錯封豕長蛇卵育其間實繁有徒漢唐以來尚矣靡可得而記云至宋至和中始畧定其地置寨焉崇寧中即寨置懷遠軍尋改平州已復為懷遠縣歷元至明興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八年命將出師蕩平南服谿崗諸蠻咸悚懼爭納土効贄願世世受約束比內郡縣遂仍其故弗誅焉然其地界黔楚之交距去郡城數百里而遠皇威弗

及彝德無厭吏治之者大抵羈縻而已成宏以來國家恬熙日久諸蠻生聚益繁漸不用命陵遲至於正嘉之際日長炎炎負公租占民田攻刦當路寨警急時郡太守江君滿乘馬平征五都之役請於總督張公移師躬討之弗克時嘉靖之丙午年也其明年諸蠻嘯聚遂攻陷縣城屠戮居民而去自是官於土者寄空名而已莫敢一窺其地隆慶初王師平古田左江大震令馬希武因兵威風諭諸蠻曉以禍福諸蠻稍感悚因議城故縣居之希

武朝夕巡功有怠輒扶以狗間有斃者羣情大拂六年八月三日諸蠻復嘯聚戕希武及管工官役變聞上震怒詔討之時總督兩廣軍務兵部侍郎殷公巡撫廣西都御史郭公檄土漢官軍十萬人令七將軍分討焉兵士協力水陸繼進獲首級以萬計一方悉平其逃竄餘孽往往而聚者尚以千百數然皆竄伏深箐茂林之中喙息不暇已僉謂故縣渫惡謀遷於板江以主簿李材董其事百戶任邦祚武生朱應暘護其役奏上可行興功有日

矣未幾材復為叛蠻所殺邦祚應暘退保黃村時萬歷之四年八月也諸蠻跳梁如故十年秋增城李惇來令慨然有興復之志功緒未就會以遷去是後莫復有議者又十七年為萬歷己丑蘓朝陽以濟寧學博遷茲邑至慨然曰令奉天子命宰百里而屏處自便官守之謂何亟裹糧躍馬徧歷各崗集諸渠長而諭之隨遣武吏習蠻事者啖以解仇開江之利且嚴禁諸蠻侵謀奸弊諸蠻稍稍喜亡何朝陽由板江舊縣程村過古坭崎嶇山谷間

往來拊循約法省禁民夸不擾由是諸蠻益屬心焉初懷遠之獠最鷙悍者曰標口楊溪小喜敲頭等村皆倚恃長戟毒弩負險自若朝陽乃白諸兵備按察使徐公分守叅議先王公今龔公檄尉鄭良慤往諭意焉良慤至諸蠻列觀甚倨良慤挺身入宣布威德開示禍福諸蠻為感動咸願輸賦如故額遂插血定盟而還適總督劉公既平東粵諸寇謀於巡撫蔡公巡察饒公復城懷遠檄至朝陽曰此令事也又奚辭先是故縣兩遭兵燹議城於

板江板江復有李材之變議城古坭至是僉以古坭孤懸賊中寄身虎吻非計也謀遷融縣之長安鎮龔公曰城長安是棄懷遠也豈稱恢復意哉復檄令趨擇焉朝陽躬視懷地跋涉山林靡所不到實鮮可邑者一日獠酋余金朝等介寓民張鵬吳自學圖上丹陽鎮乞為新民請城焉鎮故巡司也自故縣廢沒於賊諸蠻耕牧於中有年矣一旦憬然順化殆天授也龔公聞之亟偕郡倅宋允殖往視見大江迴合如帶諸山環拱有潯溶以流其惡



有川澤以鍾其美喜曰壯哉縣百世之利也爰可卜焉時懷遠民夸聚觀如堵咸舉手加額適有雷鳴轟然龔遂著歡雷碑以紀異語在公集中議既定具以狀白當事者咸報曰可遂鳩工庀材擇吉興事凡諸經費悉屬朝陽而以良慤贊之朝陽坐卧小舟戴星出入人不知其為令也始猶偕尉共營度既良慤上計入都朝陽獨總焉城週圍凡二百三十九丈高一丈六尺厚四尺下奠以石上甃以磚內篩土築馬道為城門四樓櫓之屬悉備距

城若干丈環以舍營兵居之距營若干丈繚以垣益以柵商儉肆之城以內為懷遠縣一為儒學一為分司一為城隍廟一城外為壇三為哨守官署一為演武亭一費取之公帑之餘役徵諸營兵之暇故邑成而民若罔聞也經始於十九年之四月二十日落成於二十年之四月十四日計費銀二千九百七十餘金工既訖龔公為書以報當事者將轉聞於朝而誠令朝陽過郡人余立俾執筆焉亦辭弗獲記曰傳有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信善哉夫一懷遠也始時江公以武往乃反失之  
迄今十載不忘誅議復者屢已然終不能拓尺寸  
之地獲一籌之用者豈真威力不贍哉所繇非其  
道爾是役也不煩一兵不戰一卒用口舌代鐵鉞  
化異類為赤子令若尉又能奉揚天子之威靈斬  
之蓬蒿藜藿而處之官無廢事民有頌聲昔之荒  
邱今為巖邑此豈可與勢驅威挾者同論哉其所  
由殆與昔異已雖然聞諸諺云得之固難守之未  
易繼自今牧茲土者皆能心民之心急公事而緩

私圖焉需以歲月仁義之所漸摩當必有解魑結  
而襲冠裳者脫或不然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往事  
可鑒也令又為余言邑治初構儀門左楹有鵲來  
巢右亦如之斲虔丁丁鵲不避人自卯至翼始去  
今兩巢宛然可俯而瞰也余徵之龔公信然且顏  
其門曰召南首瑞并志其事夫昆蟲之所長聖人  
不能與爭其占事多中於人如元鳥赤鳥之兆不  
可誣也察微知著茲邑之建休禎固未艾也猗與  
盛哉

新建懷遠縣儒學記

徐秋鶚

粵稽越地去王化號遠浸漬千餘年而東越南粵文教隆洽稱上國西粵在南粵之偏大都郭內為齊民而其夸雜處於郊蓋猶古稱伊洛之戎云而柳為甚柳之邑懷遠為甚五谿之崙鬼方之酋牂牁之獠環而居之邑孤懸其中去郡數百里視邑其在唇吻奉順恐後更時時蹂躪之莫敢誰何成化宏治間邑陷沒守臣匿不以聞所除令率僦居郡舍以間理他邑其人民土地存而若亡矧文物

聲教哉嘉隆間圖恢復者殲其令舉征伐者殲其帥議遷邑者殲其官自是不敢復言懷遠事生儒假郡子弟克數不識孔子廟庭萬歷己丑邑令蘓公至大駭嘆謂令緣為邑除無邑固無用令為有邑而鄙夸其人不多治亦無用令為夫豚魚可孚夸人固古人也於是相度厥邑物土之宜而卜之率湫隘不可城土酋見公單車出入其巢咸曰蘓公真父母至誠不欺我乃以所據丹陽鎮獻公曰有是哉是天啟其衷而不我棄也卜之遇屯之革

其繇曰洲之廣矣鬱鬱葱葱山之揖矣泗水來同  
縮轂其口而邑其中公曰有是哉兆符其形是地  
效其靈而不棄吾民也遂邑之庀材鳩工衆酋子  
來不卒歲而事竣乃建文廟於邑署之東中殿巍  
然翼以兩廡屏以戟門泮池環之櫺星門峙之於  
儀門東為儒學稍進列義路禮門於東西又迤而  
北為甬道為月臺上為明倫堂旁兩廡為東西齋  
堂後為啟聖公祠為鄉賢名宦祠又東為官廨悉  
如制而加麗焉用是盛美於茲新邑而多士彬彬

質有其文以仰稱聖天子廣勵學宮之意昔柳子  
厚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顧禹湯文武之道即  
中夏猶漸滅焉而九夸八蠻罔不知有仲尼之道  
故子欲居九夸豈真不以為陋哉蓋其過化存神  
將有潛移默奪而衣冠文物之者自不終於陋耳  
懷夸固叛服靡常者宜求所以久安長治之策今  
獻地請城輸丁供賦亦既明於上下之分矣因其  
明而建學興禮邑之生儒法孔子絃歌舞蹈以消  
其猛悍之氣而作其父母兄弟之心意亦舞干苗

格者歟豈直餽學宮崇祀典誨子弟哉夫粵自設象郡千年而柳子厚治以文學家禮樂而戶詩書今俎豆而師事之懷邑之敝也又千年而蘓公亦以文學治之關土改邑明倫造士使稚髻卉裳易慮於聖化以耀於遐陬蓋與柳子爭烈矣天子嘉之賜璽書勞曰大夫良苦已而超秩守是邑蓋異數云是役也建殿之夕星月交映斗柄直臨其巔兩鵲巢殿中累歲哺翼皆若莫之致而致者夫北斗為喉舌之司而騶虞為鵲巢之應皇仁聖德洽

於遠人而天文靈鳥兆於黌宮維新之際文治之符休徵之應其效亦可睹矣

重修象州學宮碑記

郭 棐

昔周武燮代清明厥功為百王冠詩人美其繇於建學故其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魯人美僖公之樂泮水故其詩曰既作泮宮淮夸攸服又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何津津乎其言之雋永哉夫周人嚮從於武孟津之會八百餘國而淮夸憬然順魯之化必有使之然者詩人皆歸於建學之功則學校有關於武事非淺司政教之責者何可不殫厥心乎我祖宗開基以來銳

情於學成宏嘉隆之際赫然綦盛會上登極首詔督學憲臣嚴飭教養賓興之法於是天下有司咸汲汲以興賢育才為急務乃象郡僻在西徼先是學宮鞠為荒圃明倫堂僅覆以苫啟聖無祠博士無舍青衿無肄業之所前牧者教者咸恬然安之甲申春海澄李侯諱維岳來知州事毅然以修學為己任是秋予經歷其地釋奠於先師徧視學宮徘徊慨嘆亟語侯以修葺之役侯業已井井具有成畫於是擇吉鳩工剏建啟聖祠明倫堂各三間

學正訓導署各一所殿廡齋閣備加丹牖又於其  
前闢舊城為進賢之門於是規制煥然大具風氣  
鬱然宣朗經始於甲申之冬落成於乙酉之春遣  
博士甘應可偕弟子唐國賢吳成性等來賓陽屬  
予為記先是予奉三院檄順勦泰山諸巢兢兢為  
地方防禦計未暇問毛錐也茲學宮鼎峙積氛蕩  
平適應其會而夸方攸同虎臣獻馘與周之辟雍  
魯之泮水若合符節乃知仲尼之道行於九夸其  
忠信化於蠻貊洵非虛語又知文教武勳相為表

裏而李侯修學宏化之功夫豈其微哉予樂觀厥  
成故不以弗文辭若夫砥礪同學豐其植以茂其  
材出而對天子之庭樹德休揚芬烈以勉副今日  
修學之意是在諸生敬書以俟

平蠻碑記

王 臣

今天子即祚之明年守臣言粵管柳慶獐寇四出  
剽掠益橫狡昏狂奔以干大刑弗戢將蔓愈蔓愈  
難圖也惟聖天子天造神斷克清大憝以武定南  
服詔三府元僚率兵徂征時元戎伏羗伯毛公適  
有總漕之命不果行總鎮御馬監太監潘公忠總  
督都察院右都御史陳公金竝奉節鉞共往視師  
而總戎之責總督公實兼領之犀角熊旗錫盾雕  
戈舳艫蔽江旌麾遍野以鎮守司設監太監蔡君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四十

昭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康君泰兩廣左右叅將署  
都督同知馬君澄都指揮僉事金君堂官君纓分  
前後左右哨以兩廣左右叅議林君璿錢君灝羅  
君榮僉事王君秩蔡君鍊暨余監諸軍事以副使  
陳君宗德及桂林知府汪金恩理餉事仍悉統於  
中軍由是兩廣之官軍及兩江之目兵雲合蝟集  
亡慮十萬之衆而巡按御史盧君翊實專閱功糾  
弊之任上下同心彼此戮力罰既不貸賞亦無吝  
是以所向無前以戰必克自冬徂春用兵十有一



旬搗巢掃穴斬首幾千級其為蠻所脅從及願聽招徠者並釋之仍屬分守右叅政楊君茂元輩處分嗚呼偉哉余聞古者天子之牧四夸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我國家聖神相繼威武彰大湛恩汪濊風之所被罔不披靡顧茲蠻獠乃敢跳梁山澤殺人掠貨結巢據寨重為疆場之擾何耶蓋蠻獠異類者也其暴虎其貪狼而其捷猿猱也惟在乎治之者得其要禦之者有其備斯則疥癬之患有不足為吾患矣蓋天下之事莫難於兵天下之才

莫難於將天統十萬熊羆之士羈虎之力制之一非其道則若奔馬之轡不為吾用矣况使之觸白刃冒流矢赴死如赴生趨勞如趨逸非仁不能以懷非威不能以戢非斷不能以行非智不能以謀非信不能以服又必如珠之走盤如環之無端不膠於一定不狃於一偏則兵未戰而先勝矣惟吾總督公具文武全材行事適機宜而風采足畏愛凡軍中事無大小諸軍必諮而後行文移山積日復旁午公則批答如流尤長於用兵所謂一衆人

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者公實有之出奇制勝  
決策料敵雖古之名將何以加焉總鎮公鎮靜有  
容不立町畦事之出於總督公者若自己出未始  
嫌於逼己所謂事成於同者非耶噫斯舉也鏗鎗  
炳耀盪人耳目吾不知南仲山甫之在當時亦若  
是乎烈耶其事顧無可紀耶於是柳州知府劉璉  
進而述父老之詞謂馬平在國初本十有八里永  
樂三年獍寇起有韓總兵者督兵捕之而蕪其田  
乃為慶遠宜山河池之獍所奪遂併十八里而為

七宣德三年有山總兵者調兵勦之而反為寇所  
襲置橫羅歸安堡以守禦之景泰初元郡寇蠡起  
聚至萬餘圍柳州城幾陷賊勢益熾遂併七里而  
僅存一里之半嗣是以還曠誅數紀蓋群兇猾寇  
不謂復有兵能壓其境者矣今茲乃若摧枯拉朽  
之易而又奮於勇出異謀開峽道以通襟喉置哨  
堡以示保障七八十年兇悖之氣一旦銷沮殆盡  
戶口賦役復歸版圖見百年之所僅見為前人之  
所未為有功於生人大矣非托諸文字之雅烏足

以示近而傳遠余誠儒生濶畧不適於用謬承臺  
檄躬在戎行雖獲尺寸之功亦猶豐山之鐘霜既  
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能自鳴也聽於下風竊  
自增氣故不辭而書之

平五都大功勒石記

張岳

聖天子臨御二十四年為嘉靖乙巳春詔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岳總兵官征蠻將軍平江伯陳珪征勦馬平縣五都諸蠻蠻據危險為巢十數大者五六百人小不下二三百多儲蓄藏以防征秋八月徵兵悉會龍城分為三道右叅政鄭綱監叅將戚振統南丹兵由中道以向魚窩雷巖同銀北岸左叅議趙崇信監叅將孫繼武統那地兵由東道以向馬鞍平由北冊洛滿南團口

巢副使魏良輔監都指揮李霽統東蘭兵由西道以向都博高桅龍船九月丁卯諸軍按道分攻雷巖北岸平由北冊洛滿都博克之遂進圍魚窩馬鞍高桅諸巢冬十一月冪府至自蒼梧廣東右叅政張烜從至留叅謀畫又檄副總兵程鑒馳入兼統諸軍晝夜督戰攻技並設無遺巧賊亦隨方為備明年丙午春三月僉謀緩攻以弛賊備撤圍若去之而旋復乘之各募敢死士緣石壁夜登奪其險陬據之諸軍以楯相擁翼繼登戰於陬中又戰

於支頂且登遂至絕頂火砲矢刃迅激交發呼聲  
震山谷夏四月甲午馬鞍破丙午魚窩破魚窩者  
尤險惡自國初以來凡四攻弗克至是與馬鞍俱  
破蠻中震恐因撫輯餘黨分兵屯守護旁近居民  
耕種遂班師是役自秋徂夏嶺外行師未有若是  
久者而將士效命謀猷壯武異論莫能譁久益奮  
厲迄用有成功以仰副聖天子詔命是月幕府移  
駐柳城既又至千蔓周觀營壘閱諸將功最叙刻  
於崖石山可平石可砥惟聖天子威靈彰播遐邇

億萬斯年永永無已

平北三大功記

張 翀

廣西之寇在桂林蒼梧則有古田府江為最在柳慶之間則有懷遠八寨北三為最古田府江懷遠諸賊先是都御史巡撫殷公暨華溪郭公次第平之矣唯北三八寨至今未平瘡痍未起加以蠻性變詐巢穴險阻當事者慎重之也萬歷五年小江吳公適開府廣右訐謨勝算武緯文經乃檄地方諸執事者曰惟廣右僻在南疆猺蠻為害梗化久矣其議所宜先加兵者執事議曰今之寇莫憂於

八寨北三其八寨業已招撫徐觀其後而北三者則跳梁已極且立赤幟於諸蠻之間使北三不懲則諸蠻不懾諸蠻不懾則八寨之撫不堅宜先加兵無愈於此者吳公曰善會柳慶守巡各以遷職去公遂檄永寧兵憲吳君善來經畧其事焉吳君行公戒之曰兵貴潛機使敵莫測近而示之遠者法也君其先聲指咻咳河池乎吳君曰敬聞命矣公遂徵兵於各土州司會守巡該道陳君俊尹君校各次第抵任二君素沉幾諳練加以受成於公

而又合謀於吳君其猷益壯矣乃以右江叅將倪君中化統柳慶諸兵而遷來三哨則屬之永寧叅將王君瑞焉兵果先從便道故為聲影於河池嘯咳之間賊不以疑也不數日則兵趨北三諸賊以為從天而墜已不及掩耳矣兵進凡三十日克破巢寨一百有奇擒斬四千八百名顛而俘獲賊屬視擒斬倍之牛馬器械視俘獲又倍之自廣右用兵以來神速稱快未之有也公又疆理土田分兵屯種益為善後計凡八寨以南河池以西靡不聯

絡待命恐恐焉不保旦暮豈有縱橫出沒如昔日態耶績上上嘉之晉公大司徒郡中鄉大夫及父老子弟各置酒為地方慶且詣守巡使君請記使君轉以囑僕嗟乎狃胡能為公記耶昔石汀殷公平古田僕書於桂林華溪郭公平府江僕書於蒼梧今桂林蒼梧之間頌二公之功者尚浮於僕之文是其文不足而其功常有餘也况公之北三又事倍於古田府江而他日頌公之功者豈不益浮於桂林蒼梧耶卉服椎髻鳥語狼心不示其威則

不憚也平禍定亂昭德垂信不假諸勒則不傳也  
南山之石玉屏仙奕風雨不來千載一日此非公  
之碑如有待耶於是父老子弟爭趨而磨懸崖而  
書諸岢猺獠莫不相率來視以手加額曰南蠻何  
敢反乎何敢反乎張翀聞之乃從前數廣西之寇  
幾已殆盡遂援筆為記



修羅城縣城堡記

周賓興

嘉靖甲寅冬憲副洛南陳公以嚴明賢於當道部院思菴鮑公因重委董師北行順江而下過金陵駐蘓湖以遏海寇明年秋治還粵西坐鎮柳慶至則於屬治州邑無擇窮荒僻壤舉巡歷以徧其地方之治亂生民之利病山川之險夸道路之通塞凡可以禦寇利民者日於賢守令是詢及延訪故老鄉士大夫叅酌衆論以得其詳夜則明燭獨坐靜言思之孰為善孰為未善孰可行孰不可行因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四十九

革損益之宜豁然有得則喜乃識之漸次見諸行事其勵精於政理者如此羅城隸屬柳州設邑治於深山之中環邑而居者僅百餘室而四顧岑寂藩臬分司舊無所備惟舊一公宇歲月經久撐東而傾西居其下者每至於崖目不安公按歷至羅邑不但信宿於此目擊其荒涼狀因詢其故以城卑而可踰越城來寇者不知其幾自是而民不敢居居於是者則遺黎及商販而已又窮夫宿寇之所自至以西去六十里許異境劇寇盤諸隘而來

集謀肆暴循麓而下僅二十里曰中崗環圍皆山  
民物鮮少終日無人跡為寇所必經之路羅民並  
受其殃視此以為坑塹公深知其然因築堡於崗  
之坡以百餘兵守之寇來也遏其鋒而折之其或  
越堡以過則尾其後而殲之及其擄掠言還乃邀  
其歸路不使有隻牛疋馬之利則群盜於茲絕跡  
自縣治延數十里皆貼席而卧而羅邑之保障斯  
固先是公不欲勞民以傷財乃出公帑以募鄉夫  
第民樂觀厥成不召自來誠如子趨父事時委余

以課工余因以堡事分委巡檢李修自行督理城  
池計三百餘丈增崇四尺周垣百餘丈高九尺許  
首事於四月十有五日告成則五月二十有二日  
也蓋民樂於效用而公務因以猝辦工甫訖父老  
揚揚而來喜色相告明日余勞以酒肉乃喧呼出  
門而去笑聲應山谷又明日復來告云生我者父  
母也保障茲土以安我者公也庶民小子其忍負  
公而弗感乎雖然感於吾心無以自見猶弗感也  
幸為識之識勿堅且久者感之未深也幸為鐫石

以記樹於衆所屬目之處使觸於目而感於心不  
但感於一時之暫而已蓋庶幾氓之蚩蚩荷公之  
愛無已也余因慨夫公道之在人心不以庸愚而  
泯不以窮荒而汨民既有以感乎公余烏得不為  
羅民識之哉因為之歌曰始公之來羅城兮覩岑  
寂而悲愴奠黎元而求厥治兮計亦云其皇皇亟  
垣堡而崇墉兮庶起敝而還康幸羅民之安堵兮  
頌公德於不忘紀厥績於弗磨兮樹貞珉於學宮  
之傍庶千秋百歲兮允矣萬夫之望

柳州北郭碑記

余勉學

先王之建國也樹德以基設險以守此其為慮豫且淵乎昔者儂寇甫平余襄公遂城桂州君子與之與其豫爾當馬平濯征蠻寇之餘諸椎髻卉裳方向風脅息人且以承平為賀而急城其北郭豈治安之道莫是急乎蓋先人之憂而憂之斯為有備無患也吾柳郡城當五嶺西南牂牁水自西北來會遶郡城三隅周旋東注雖非漢廣亦可謂天塹矣獨直北一面通途數道無封域之限山谿之

阻我固可往彼亦可來識者有深憂焉歷數百年卒莫之為何機會之難邁如此哉嘉靖二十四年秋九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惠安張公淨峯征蠻將軍平江伯合肥陳公竹泉以天子命督師討蠻寇於馬平之五都師既克乃以其暇登郡城周覽焉顧雉堞之綿亘俯江流之迴合喟然嘆曰美哉將將乎洋洋乎其斯以為固歟然無崇崗巨阜為之殿恐扶輿清淑之氣無以萃且覬覦者易逞猺蠻雖平容詎無他慮乎時郡邑諸

生有獻議於茲欲城北郭以飭外蔽者深然之念底厥績須良有司適難其人已而崑山王君三接以南京祠部郎來守茲郡首謁公於蒼梧公即喜曰是吳中人傑也必能憂吾憂事吾事矣遂以諸生之議卑之君侯復於公曰是守職也敢不奉命暨歸乃布德兆謀披草萊躬陟降既景乃岡考中用極度財計工審時約費為計簿以請於大中丞公曰是果能憂吾憂事吾事者矣苟利生民財用何惜遂褒答俾底行焉君侯即召工師裒材伐石

諷日肇緒距北廂闐闐五百步許為外郭郭之長凡五百七十九丈高丈有四尺基視高省三之二起自西江迄於東冲因勢立基前却委蛇磬以陶甃實屏塗泥故不必隱以金錘而豐坊袞址鞏固如磐石焉即郭之中為譙門凡三正北曰拱辰心王室思藩屏也東曰賓曦崇陽德布和惠也西曰留照存陽明燭幽昧也門之上拱辰以樓冒賓曦留照以平屋冒各三間干盾備焉沿郭曲折為敵臺十臺有舍旗幟列焉為軍營三營有廬楚戍卒

居焉距郭中南十丈築鎮粵臺其高凡二十有四尺應坤之數縱廣凡一百八十尺當二九之數象兩儀也覆臺為層樓高三十六尺應乾之數凡五間象五行也左右有軒前後有廊皆所以羽翼乎樓旅楹四周象列宿也縱橫視臺樓之中扁曰粵西雄鎮言德威遠被胥底寧也臺南下有堂凡五間東西為序各如其數直前為儀門樹坊於中又前為外門凡三間門之端扁曰龍城書院崇文教且將以象賢也中儀門左右為碑亭二即東偏為

土地祠一自堂徂門蕭牆連絡左右布分環匝其外繚以閤闔規模氣象翼翼如也秩秩如也是雖因地利成天險而裁成輔相乎堪輿者陰以寓焉是役也內則取諸四所之軍餘外則取諸三哨之士卒而居民曾不知有號召之煩凡役於公者人日給銀一分有半圻者倍之梓匠視圻者為增損木石之直以良楛為上下總其費皆於軍餉取給而吾民曾不知有征科之擾工經始於歲丙午冬十二月未期而臺成踰年而郭就樓觀門堂翬飛

鳥革觀者驚猶神靈之所為靡不嘉我君侯經理之有方也而中丞成始成終之功尤彰彰於夸夏然其機會之際殆有非偶然者已吾聞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其視民之憂猶己之憂天下之事猶一家之事也昔中□視教於茲常以誠明之學誨我諸生暨君侯蒞政告人每以不欺為訓是其志同其道合雖曠世猶能相感矧生同時官同方任之弗貳勞之弗惜固其宜哉吾柳當妖氛蕩滌之餘獲屢豐之慶中丞又能散其小儲建此長

策風氣既萃人文以宣外侮潛消內寧益固天人合處交相為益斯其時哉易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公之謂歟又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則又君侯之謂矣二公惠孚我民利及萬世邦人士蒙其惠利遠其災害懷德思報且將即是祠焉而尸祝之以崇報於無窮垂勸於來世其誰曰弗宜今而後祠君侯者皆能以中丞之憂為憂君侯之事為事則必敷和有民綏厥士女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雖無一簣之覆臺也為益崇

郭也為益厚若夫匪德是務惟威刑是崇是淫若傳所稱好惡拂人之性則民心攜而叛離作雖有金湯其誰與守又不若折柳以樊吾圃也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是非古今之大戒耶是舉也巡按監察御史豐城徐公南金內江蕭公世延先後按治莫不嘉乃績俾亟成之副使新建魏公良輔長洲徐公貞叅議莆田朱公道瀾惠安康公朗叅將慶遠戚公振咸有功於提調而魏公職司兵備尤注意焉府同知東莞林君時衷通判鄞縣徐君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五十六

拭推官寧州鄒君邦欽知事臨川周涓咸有功於協贊而徐君經費有制出納無爽績尤著焉柳州衛帶俸都指揮張世爵指揮張奎湖廣永州衛領哨指揮陶禮俱有功於督理者也至於日省月試課工程備悉智殫力佐我君侯則唯陶子之能厥工告成郡遣博士鄧炳黃處中屬予為記因次其事以遺之且以詔夫將來

柳州府志卷之三十二終